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笏山記
第四十四回 感累葉收錄舊莊公 布四鄰始即新王位

顏少青歸黃石年餘，紫霞洞全賴無知、萬寶經營救劑，百廢皆興。少青大喜，指謂連錢曰：「周稱膺膺，商稱翼翼，何以過斯。」因改稱紫霞都。連錢贊曰：「真天府之洪都也。」諸娘子心力瘁矣。雖然，所費之費，究從何出。」余余在旁笑曰：「黃石之費，夫人外家之物，顏公不敢多取，此特趙公挪之奩資耳。」萬寶曰：「紫垣宮殿今已落成，請夫人娘子們一觀，看合制度否。」連錢乃使人招公挪及范百花、趙春桃與諸娘子置酒，為少青慶成，並犒軍士。至是，始聞紹潛光即於立壽官之日稱王。諸娘子多欲糾諸鄉之兵聲罪討之，余余曰：「不可。我不能強彼之不王，是猶彼不能強我之不王也。況我紫霞新造，有兵無民，自謀之不暇，遑恤其他。夫人娘子且開懷痛飲，紅日升而妖火自滅矣。」酒間，趙春桃問連錢曰：「顏公娘子十餘人，不知共有幾位少爺？」連錢笑曰：「好花多不結子，只有玉生是我生的，教丫鬟抱出來給鄉長看看。」時玉生年五歲了，春桃抱置膝上。摩其髻曰：「二少爺雖不同母，眉臉兒像得很呵。」連錢驚問曰：「如何又有甚么二少爺？鄉長何相戲也。」春桃笑曰：「山翠屏已為夫人養得個二少爺，夫人不知麼，何言戲也。」連錢愈疑，請鄉長明說。春桃曰：「這事是趙無知狀元做出來的，問他便知。」無知目視少青，只是低著頭笑，不肯說。春桃曰：「他們不說，某代說罷。當年無知娘子扮作書生道經唐埽，不料那山翠屏侍是鄉長維周的妹子，逼著無知娘子成親，沒奈何想出個頂包的法兒來，黑夜裡教顏公頂替著，誰知這一頂頂得那包兒脹將起來，脹了十個月，便生下個二少爺來。」言未畢，合座無不哄然大笑。只見無知離席拉著春桃的手，私問曰：「你這話真麼，為何只此一遭兒，便留著種呢，你何由知道呢。」春桃曰：「只因這一年與紹人立石界，因便入唐埽一看春柳，誰知已去世了，見翠屏姑娘腹已脹了，他生死的記掛著你，沒奈何將真情說出來，他還要上吊哩，虧我說了許些甜話，才不上吊。後來又因探問一遭，已生下個小少爺來了。我久欲說給你聽，只是見面時又忘記了。」無知正沉吟著，連錢曰：「如這翠屏今仍在唐埽麼？」春桃曰：「他今兒知這孩子是可奶娘的，緊抱著養在家裡，那有別的。」只見足足上前曰：「唐埽離此不遠，可一日往返。我們人多，少爺少，不如明日使人迎接他母子來這裡住著，教這少爺認認父親，是應該的。」連錢大喜，明日使秋娥隨春桃往迎翠屏母子。

又鬧了幾日。余余、無知擬了招民的告示，遍處張貼。每人給屋一間，田二十畝，使自開墾。由是，來氓者漸眾。不二三年，九市三衢，漸成樂土，此是後話。此時，細雨黃花又屆新秋時候，少青與夫人娘子宴於雙清閣。忽報趙莊公挪至，諸娘子迎入閣裡來。公挪曰：「有一奇事，特來告公。今朝，我莊勇賴仁化從九隴回遇一白衣漢子在丫叉港旁痛哭。仁化詰之，言是韓莊人，為寇所掠，逃難到此。此處絕無親故，故思量投水自盡。仁化帶回莊中，某思韓莊與黃石有親，近日韓黃之事，渠必週知，故因便帶他到此。公如欲知韓黃近事，可傳其人至，一問之。」少青聞語，大疑。偕余余下樓，坐偏殿。其人已在階下，望見少青，便大哭，直搶上前，為左右攔住。少青細視其人，非他，蓋韓騰也。遂下階執其手，泣下，備問冤苦。韓騰揮涕曰：「悔不聽公言，致為韓仁兄弟所賣。某已被虜，幾不願生。潛光分我韓莊作二十鄉，祖宗千餘年血食，至某而斬，實羞見先人於地下，故尚躊躇耳。」少青曰：「請問莊公何因至此，司馬夫人何在？」韓騰曰：「聞荆妻繡著新產的小兒殺出莊門，投黃石而去，未知的確。某至眉京，潛光封某為順義侯，才歸第，是夜便使人刺某。誰知這人曾受某恩，不忍加害，帶某越垣爬嶺而走。其人曰，子西行，予東逝矣。遂去，某仍懼紹人追趕。隱影潛奔至丫叉港，遇無力莊莊勇，輾轉至斯。今得見公，某可不死矣。」余余曰：「公本豪傑之士，不幸而遭挫衄，是天以拂亂所為者，老公之才也，故潛光欲殺公而終不得殺。如肯降心夾輔紫霞，不特夫妻父子，即行完聚，他日銘勛鐘鼎，非公而誰。」韓騰起立再拜曰：「某先莊公，本顏公所立。歲供不缺，原公外臣也。加以婚姻之好，歿存均感，尚復何言。某自揣為一莊之主，則德不足，為千夫之長，或才有餘。若得從公備莊勇之識，死無二心。」言未已，少青忽然想起一事，顏色俱變，韓騰亦大驚愕，不知其故。余余笑曰：「公何為者？」少青曰：「非他，娘子可速發兵救黃石，遲恐誤。」余余訝曰：「此語何來？公以為韓破則黃石危乎。而不知韓莊未亡，則黃石危，韓莊亡，則黃石安矣。」少青曰：「何也？」余余曰：「嬌鸞娘子，智非不足也。三莊勇，勇非不足也。有所恃，則安亦危。有所懼，則危亦安。韓莊亡，黃石懼矣。黃石懼，黃石安矣。若有寸草移動，斬花容之頭以殉。今又得一賢佐，何畏潛光小輩哉！願公高枕，籌其大者。」先是白猿洞已改延英館，以接待往來之士。即引韓騰居之，給賜從厚。

是時，內教場則龍飛主之，外教場則余余、無知主之。擇八月中秋，大演外教場。集軍士萬人，考選偏將。可介之、門騰驤、韓騰，皆擐甲冑，執軍器，侍立演武廳。廳置三台，皆擺列文房、令箭。少青居中，左余余，右無知。階下置石獅三，左壁皆勁弓強矢。無知謂余余曰：「今日選人，當先選力，先拿石獅；次較武藝；比箭為後。然定高下者，箭也。」余余然之。乃以令箭三枚，使韓騰、門騰驤、可介之，各領一枚。令各監一石獅，能拿者，即注花名。使隊長拿龍旗，引二十人為一隊，三隊齊進。三隊退，三隊復進。自辰至申，拿得石獅活動不吃力者，得四十餘人，尚有一半未拿。明日，又得二十餘人，約共七十人。第三日，比武。第四日，較射。共得超選的八人，次選的十人，又次選的二十人。皆以為上偏將、中偏將、下偏將之職。餘三十二人，悉記名候錄，賞賚有差。又明日，余余令中偏將三人、下偏將六人，選馬步軍共一千，隸可介之麾下，守伏虎；中偏將三人、下偏將六人，隸門騰驤麾下，領馬步軍一千，守怒龍。又令中偏將四人、下偏將八人，隸韓騰麾下，領馬步軍二千，連營玉帶泉內外，往來巡綽，號曰游軍。其上偏將八人；一司馬發、一山明、一紹士雄、一紹仲孝、一田麟、一老虎變、一韓榮、一百工，暫分八營，屯錦屏山左。時，可韓之亂，民多逃竄，歸紫霞者甚眾。有財力者，令自造居室，不納官租。